《碧鸡漫志》疏证

江枰 疏证

古代曲学名著疏证

主编 刘崇德 龙建国 田玉琪

全国『十一五』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古代曲学名著疏证

全国『十一五』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

岩鸡漫志》疏证

主　编　刘崇德　龙建国　田玉琪
副主编　孙光军　李俊勇

江　枰　疏证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鸡漫志》疏证 / 江枰疏证.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12
（中国古代曲学名著疏证/刘崇德，龙建国，田玉琪主编）
ISBN 978-7-5392-5162-2

Ⅰ.①碧… Ⅱ.①江… Ⅲ.①词（文学）－文学理论－中国－古代②碧鸡漫志－研究 Ⅳ.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2233 号

《碧鸡漫志》疏证
BIJIMANZHISHUZHENG
江枰 疏证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5162-2
定价：19.5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调换 电话：0791-86705643
投稿邮箱：JXJYCBS@163.com 电话：0791-86705643
网址：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4-32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　序

相对于旧体诗文来说，词曲本为技艺之体，乃小道。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即将词曲“附于篇终”，因“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体颇卑，作者弗贵”，虽“未可全斥为俳优”，但“其于文苑，同属附庸”（《四库全书总目》）。此处“技艺”，即“伎艺”，所以写作技艺，乃笔下留有情面。而四库馆臣所以视词曲为“俳优”，盖二者同源于唐曲子，“同源而异流”。曲子本唐开元以来教坊伶人、梨园乐工之能事，所谓曲子词即其伎艺表演之歌辞台词。两宋以来其主流渐为士大夫“诗余”之长短句，以升为“雅词”。而宫廷乐舞之大曲、法曲，以及鼓子词、转踏、唱赚、诸宫调等，或自“九重转出”，或由文人游戏之笔，犹为伎艺表演之体，时人谓之“乐府”。同时又汇入俳谐、戏谑、俚俗之作，与“雅词”对称，遂降之为“曲”。词与曲两者如出昆仑，而派分江河。故曲体即词体，曲学亦词学也。上述所谓乐府伎艺之体，本杂以百戏、合生，自北宋末宣和间又与讲唱话本合流，“层累而降”，而为宋元戏文、杂剧、明清传奇。几百年间风尚屡迁，声腔数变。家弦户诵者，尽教坊梨园之旧声，兴会擅场者，乃书会行院之新本，词山曲海，作者如林。自明嘉靖昆腔曾独擅曲坛，至清乾嘉以后皮黄等板腔体兴，虽艺称梨园，部分花雅，其乐则已异宫调而废曲牌，依然依声填词之昆腔却屈居一隅，其流渐行渐远。则曲体又非词体，曲之自有其词。而亦恰值清乾嘉以后，常州派出，主尊体而倡诗化，于是词渐与诗文合流。后新文化运动起，词之与旧体诗文，一并以“死文学”逐出文坛，传统遂失。其学也成为“古典文学”一部分，犹隔世文学。曲则不仅皮黄一体被称为“国粹”，视为“国剧”，昆曲亦被尊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活着的艺术，其文化传统犹在。尤其是昆腔，其南北曲的十三宫调与

十七宫调，仍然保留着唐燕乐二十八宫调与宋词乐十九宫调的音乐体系；其数千只曲牌，可谓是宋元词曲的遗存。宋词元曲之活体亦尽在于此，故今人治词者不可不治曲也。词学亦曲学也。

现代曲学兴于王国维、吴梅、王季烈三大家，今其学犹传，然也颇支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傅惜华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选古代曲史、曲论、谱律等书48种，其十册，实为传统曲学之大成。而此选去取之精、校刊之严亦为治学之程式。多年来置之案头，奉为经典，然久憾其未有注疏。今从中选取《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唱论》、《南词叙录》、《词谑》、《曲品》、《剧说》七种，加以注疏笺证。又从48种之外加入王季烈《螾庐曲话》一种，为《集成曲谱》附录本（后又有单行石印本）。此书论曲最为系统，亦治曲之要籍。此套丛书始编于八年前，其立项申报、组织编写皆出自龙建国教授之手，惜其两年前不幸病故。后续工作则由田玉琪教授总其成。今日此书得以出版，诸位青年学者所付心血如愿以偿，全赖江西教育出版社熊阳先生之功，谨以致谢。

刘崇德

2014年6月8号于津门止舫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王灼，字晦叔，号颐堂，小溪（今四川遂宁市）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以后[①]。王灼青年时曾饱读诗书，原本希望走传统的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道路。但正当他满怀信心到达汴京准备应考时，发生了靖康之难，那次考试被取消，北宋也随之灭亡。此后王灼主要奔走于江淮、川陕一带的抗金前线，靠为将帅作幕僚为职。他也曾在吴中、成都等地短期寓留。似未再参加过进士考试。后归老家乡遂宁。

王灼一生可谓偃蹇困顿，但他学识广博，著述甚丰。据史志和书录记载，他有《颐堂先生文集》57卷、《碧鸡漫志》1卷、《长短句》1卷、《祭文》1卷、《周书音训》32卷、《疏食谱》、《糖霜谱》7篇。其中大部今已亡佚，现存完整者仅《碧鸡漫志》和《糖霜谱》，《颐堂先生文集》所剩不足5卷，《长短句》为近人朱祖谋辑得27首，改名《颐堂词》。另外在《播芳大全》、《永乐大典》等书中保存有十余篇佚文。胡传淮、刘安遇将王灼今存全部著述编为《王灼集校辑》一书，有巴蜀书社1996年9月版，是今所能见到的王灼的全部文字。

这些文字中，《碧鸡漫志》一书专门探讨了声歌的起源和递变问题，对晚唐至南宋初期的重要词人作了评点，又考索了隋唐以来的部分燕乐乐曲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该书体例较完备，评论也颇准确，考证甚为翔实，近年来获得了学人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专题论文更是不少，如颜翔林《论〈碧鸡漫志〉的词学思想》（《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黄世民《王灼〈碧鸡漫志〉的诗词乐关系探微》（《钦州师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谢桃坊《唐宋燕乐歌词的历史考

察——论〈碧鸡漫志〉的主旨及其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词学辨》第 34 页)等文章都论述全面,甚有见地。

今天这种对《碧鸡漫志》的重视应该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我们今天的词学研究更加深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因该书在当今仍然有其理论价值,而这种价值正在得到更加清楚的发现和认识。

《碧鸡漫志》的理论价值首先体现在它始终没有脱离词是音乐文学的本质属性。对于今天的词学研究来说,这可能是最值得我们借鉴或者说最应该努力的方向。王灼充分认识到词句配乐后的效果:"诗至于动天地,感鬼神,移风俗,何也?正谓播诸乐歌,有此效耳"。但词又不是只从属于曲调,而是有其独立的地位。因此王灼认为唐宋以来"先定音节,乃制词从之"的创作程序是"倒置甚矣",因为古乐府"或由乐定词,或选词配乐,初无常法",元稹强分彼此实不足取。从全书的结构安排来看,也可以发现王灼重视词曲结合,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立价值的用心:卷一总论歌曲的源流。而歌曲分为词和曲两部分,所以接着对二者分别加以论述。卷二论歌曲的词。他评论诸家词高下的主要着眼点是词本身的内容和魅力。在探讨各家词风格和先后承传的关系时,也都以词本身为依归。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属于从纯文学的角度立论。卷三、四、五论歌曲的乐曲,探索其源头,梳理其流变的经过。其总一分一分的结构是清晰的。与此结构相应的是每部分各有一篇重要文字:卷一的"歌曲所起",卷二的"各家词短长"和卷三的"霓裳羽衣曲"。另外,王灼在序中称"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说明书中所论及的一些曲调是现场欣赏演出后再对之加以考寻的,也即他的论述不但紧密结合着音乐,还是立足于当时正在演出的曲目,有活色生鲜的现场材料作依据。

反观我们今天的词学研究,大多只是单纯对歌词文本的研究,其对象和范围是词本身,属于较为狭深的文学研究范畴,很

少能结合其音乐属性。这可以说只相当于王灼《碧鸡漫志》卷二的研究内容。这种状况当然有古谱早已亡佚和无法认读等客观原因，但总是得承认我们被迫脱离其曲调的词学研究是残缺不全并应尽力改变了。所以，《碧鸡漫志》这种紧密结合乐曲来研究词的方法无疑是全面的，应是我们借鉴和努力的方向。

《碧鸡漫志》的词学理论方面值得强调的另一点，是它对东坡词风真正从理论上的提倡和重视。这是和当时歌词创作向东坡词风靠近的倾向相呼应的。可以说王灼对东坡词"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的称赏以及标示"东坡指出向上一路"的论点，和与之同时的胡寅《酒边集序》中对东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第212页，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倡导，是词坛从理论上转向的重要标志，也为后来辛派词人的崛起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是对词坛的阳刚之气的呼唤，对慷慨激昂的战歌的欣赏。这也是和靖康之难后歌词创作需要表达和反映时代的潮音的要求相一致的。但王灼并不反对形式的精致工整，认为周邦彦和贺铸的词"语意精新"是为例证。

当然，《碧鸡漫志》的论点也有一些难以获得认同之处，如他对柳永词的激烈批判；认为李清照词无所顾忌，以及因其再嫁而指责她"晚节流荡无归"等。另外，王灼为强调诗最初本为歌也可歌的原貌，极力坚持诗词不分科的主张，也不甚合时宜。因为毕竟诗在当时已经基本脱离音乐而独立了，词代替了这个和音乐相结合的位置，对此现状他似乎无意承认。还有他不时流露出来的今不如古的观点，都颇值得商榷。当然，这些不足之处并不能否定该书的总体价值。

除了其理论方面的贡献，《碧鸡漫志》在文献方面的价值也很值得重视。从词方面来看，只见于本书的词作如李廌的《品令》、黄大舆仅存的《虞美人》词和《更漏子》残句、莫少虚各存一

阕残句的两首《浣溪沙》、宇文虚中的《迎春乐》等，唐圭璋的《全宋词》、《全金元词》都是据本书收录。本书卷2“贺方回石州慢”条，还记录了曾见过的贺铸《石州慢》词的草稿，给读者留下了与后来改定后的词作相比对的机会，从而展示了该词的创作修改过程。这对贺铸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材料。就诗歌而言，晚唐诗人罗隐《上亭驿》一诗一直以来只有残句，全诗保存在《碧鸡漫志》卷5“雨淋铃”一条中，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整理罗隐的全集时才据以收录。

唐宋以来出现了不少笔记杂录性质的著作，王灼在撰写《碧鸡漫志》时有较大量的引录。后来其中一些书或书的部分内容亡佚了，因《碧鸡漫志》的流传而得以保存。如钱熙祚在校刊《乐府杂录》时，“歌”一条中，原本只有韦青、永新、张红红等人的介绍，无骆姓歌者的记载，后据《碧鸡漫志》卷4“何满子”条补入“灵武刺史李灵曜置酒，座客姓骆唱《河满子》……”这部分内容。《脞说》早已亡佚，王灼本书引录达9次，这些材料因而得以保存。杜佑的《理道要诀》，今人也难睹其真容，王灼曾8次引用其中的内容。这些例证已足以说明《碧鸡漫志》一书这方面的价值了。

王灼用了3卷的篇幅考证唐以来可以考见曲名或仍在演出的曲调的来龙去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张、王二家听歌赏舞后，回到寓所而作。说明有些曲调是这两家的家庭乐队曾经演出过的曲目，它们无疑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尽管数量不多，并不能够代表当时整个歌曲创作的整体面貌和水平，但其成果仍不容小视。对此，吴熊和评曰：“王灼的《碧鸡漫志》主要为宋词上溯唐曲之源，是宋人考证词调的专著。其卷3至卷5，详述曲调源流，对《霓裳羽衣曲》等29个曲调（谢桃坊进一步分为32个曲调），逐一溯其得名的缘起，与其渐变为宋词的沿革经过。《碧鸡漫志》的这些乐曲考证，创立了‘词调溯源’这一研究课题，成为宋人词学中的一项专门之学”，“《碧鸡漫志》考证唐宋乐曲之变

的主要方法，可以归纳为：一、辨明曲体；二、辨明宫调；三、辨明词体。《碧鸡漫志》考证词调，尤重在辨明古乐府与今乐府之别，声诗与长短句词之别，唐调与宋调之别。这三点对于考证词曲的源流演变，都很重要”（《唐宋词通论》第414－41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版）。所以《钦定词谱》录入王灼考索过的词调时，对王灼的论述多有采录引用。

据岳珍统计，《碧鸡漫志》一书现存的共有14个版本：元陶宗仪《说郛》本、明吴宽丛书堂抄本、明祝允明手抄本、明陶珽重校《说郛》本、明钟人杰、张遂辰《唐宋丛书》本、明天一阁藏手抄本、明汲古阁藏手抄本、清钱曾家藏本、清《古今图书集成》本、清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之《说郛》本、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曹溶《学海类编》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本。各本残缺和讹误之处不少。岳珍搜罗到了这些存世的全部版本，一一比对辨析，形成《碧鸡漫志校正》一书。这本书的出版，从文字校勘方面几乎宣告了其它版本价值的终结。无论是对千载前的王灼，还是对千载后的当今读者，都可谓功莫大焉。该书不但校正严谨，很多地方还有精详的辨析，如关于“情性”还是“性情”（8－10页，29－31页）、“郑嵎”还是“郑愚”（57－60页），都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加以论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王兆鹏在《词学史料学》一书中介绍《碧鸡漫志》时，即云该书“以岳珍《碧鸡漫志校正》本最完善。”（中华书局2004年5月版，第412页）。

既然这是一个最完善的版本，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以它作为阅读和研究的首选版本。因此本书采用《碧鸡漫志校正》作底本。但也参考一些常见的版本，如《词话丛编》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罗济平以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的校点本、陶宗仪《说郛》本、陶珽《说郛》本、四库全书本，以及岳珍因其讹误实在太多而弃置不用的《中国戏曲论著集成》本。

在注释时，一般情况都直接采用该书经比堪后确认的原文，

不再引录其校记。但有几种情况例外：一是极个别可以再斟酌之处，需要点明其看法时；二是不同版本文字其文意差别较大时，会提及《校正》的取舍；三是遇到考辨精审之处，会特加引述；四是几种版本某处虽有不同，但皆通，可并存者。这些引录都注明该书的页码，以便读者查对。

"疏证"本义是对古书的补充、校订、考证和阐释。对《碧鸡漫志》的补充、校订和考证的工作至《碧鸡漫志校正》已算集大成，对它的阐释实际上该书也完成了很大一部分。本书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对《碧鸡漫志》原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书名加以介绍，对所引用的诗文出处加以查考，并根据需要作适当补充，对一些专门术语作出解释，对部分条目以加案语的方式作进一步的讨论。当然有些无法查考或由于学养菲薄不能理解的地方，也存疑待考，不敢强作解人。这些工作无疑会贻笑于大方之家，只是对于希望对原文所引用的内容作进一步了解的普通读者来说，略可省去一些翻检之劳。本书的价值已不过如此，但它对"疏证"者本人而言，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习和提高的过程，也真诚希望在阅者的批评中获得更多教益。

注释：

① 关于王灼的生卒年有两说：一为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1)，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之后，谢桃坊主此说；一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卒于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以后，岳珍持此说。二说皆是通过考证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5《次韵李士举丈除夕》三首其三中"镜里丝丝发，平明六十春"的作年后，再上推59年而得出其生年的。为考这首诗的作年，二说都引用了同书卷3的《次韵李士举丈感春》诗后的自注："宣抚招讨公取德顺，张形势，欲吞全陕，功将成矣。圣主念两国赤子，有诏颁师移屯蜀口。"为考察注中所述史事发生之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谢桃坊列举的证据重在“移屯蜀口”一事，认为《次韵李士举丈除夕》作于绍兴九年(1139)除夕，《次韵李士举丈感春》作于绍兴十年(1140)春天；岳珍所列证据既顾及到“奉诏班师”之事，更注意到“取德顺，张形势，欲吞全陕”的大好局面出现的时间，认为《次韵李士举丈感春》作于隆兴元年(1163)春天，《次韵李士举丈除夕》作于是年的除夕。岳珍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另外，谢桃坊主张王灼生于1081年的结论与其所写的《姜夔事迹考辨》一文也有冲突。该文认为姜夔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而其《王灼事迹考》一文的附记中补充了周密《齐东野语》卷12的一则资料：“姜尧章自叙，言当时俊士有王晦叔等与之交游”。如是，姜夔至小也应在15岁以后方能与当时名辈交游，那时，王灼已是近95岁的高龄了。故不取谢说。(参见谢桃坊《词学辨·王灼事迹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84－386页，第397页；岳珍《碧鸡漫志校正·王灼行年考》，巴蜀书社2000年7月版，第177－181页，第190－193页)

目　录

总序/刘崇德 …… (1)
前　言 …… (3)

碧鸡漫志序 …… (1)
卷　一
1.1　歌曲所起 …… (4)
1.2　歌词之变 …… (8)
1.3　古者歌工乐工皆非庸人 …… (10)
1.4　汉初古俗犹在 …… (14)
1.5　荆轲易水歌 …… (19)
1.6　古音古辞亡缺 …… (21)
1.7　自汉至唐所存之曲 …… (23)
1.8　晋以来歌曲 …… (28)
1.9　唐绝句定为歌曲 …… (31)
1.10　元微之分诗与乐府作两科 …… (36)
1.11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 …… (39)
1.12　论雅郑所分 …… (46)
1.13　歌曲拍节乃自然之度数 …… (50)
卷　二
2.1　唐末五代乐章可喜 …… (52)
2.2　唐昭宗词 …… (55)
2.3　各家词短长 …… (56)
2.4　乐章集浅近卑俗 …… (70)
2.5　东坡指出向上一路 …… (74)
2.6　欧词集自作者三之一 …… (76)

2.7 小山词……（79）
2.8 周贺词语意精新……（82）
2.9 梅苑……（84）
2.10 兰畹曲会……（86）
2.11 大晟乐府得人……（88）
2.12 易安居士词……（91）
2.13 六人赋木犀……（98）
2.14 紫姑神词……（103）
2.15 沈公述词……（106）
2.16 贺方回石州慢……（108）
2.17 宇文叔通词……（110）
2.18 周美成点绛唇……（112）
2.19 何文缜词……（114）
2.20 王彦龄夫妇词……（116）
2.21 莫少虚词……（119）
2.22 古人使王昌莫愁事……（122）
2.23 陈无己浣溪沙……（127）
卷 三
3.1 霓裳羽衣曲……（129）
3.2 凉州曲……（150）
3.3 伊州……（156）
3.4 甘州……（159）
3.5 胡渭州……（162）
3.6 六么……（164）
卷 四
4.1 兰陵王……（169）
4.2 虞美人……（171）
4.3 安公子……（176）
4.4 水调……（178）

4.5 万岁乐 …… (182)
4.6 夜半乐 …… (184)
4.7 何满子 …… (185)
4.8 凌波神 …… (189)
4.9 荔枝香 …… (191)
4.10 阿滥堆 …… (193)
卷 五
5.1 念奴娇 …… (195)
5.2 雨淋铃 …… (197)
5.3 清平乐 …… (200)
5.4 春光好 …… (202)
5.5 菩萨蛮 …… (204)
5.6 望江南 …… (206)
5.7 文溆子 …… (208)
5.8 盐角儿 …… (210)
5.9 喝驮子 …… (211)
5.10 后庭花 …… (213)
5.11 西河长命女 …… (217)
5.12 杨柳枝 …… (220)
5.13 麦秀两岐 …… (222)
主要参考书目 …… (224)

碧鸡漫志序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鸡坊妙胜院[①]。自夏涉秋，与王和先、张齐望所居甚近[②]。皆有声妓，日置酒相乐，予亦往来两家不厌也。尝作诗云："王家二琼芙蕖妖，张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红云岛边弄春色。满城钱痴买婷婷，风卷画楼丝竹声，谁似两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劝飞觥。君不见东州钝汉发半缟，日日醉踏碧鸡三井道"[③]。予每饮归，不敢径卧。客舍无与语，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积百十纸，混群书中，不自收拾。今秋开箧偶得之，残脱逸散，仅存十七[④]。因次比增广成五卷，目曰《碧鸡漫志》。顾将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一时醉墨，未忍焚弃耳[⑤]！己巳三月既望，覃思斋序[⑥]。

【疏证】

① 乙丑，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碧鸡坊，东汉李膺《成都记》云："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鸡坊。"杜甫《西郊》诗云："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苏轼《次韵蒋颖叔〈凝祥池〉》诗："似知金马客，时梦碧鸡坊"；陆游《病中久止酒有怀成都海棠之胜》："碧鸡坊里海棠时，弥月兼旬醉不知"，《海棠歌》："碧鸡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可见碧鸡坊从中唐至南宋数百年间皆有其地名。大致说来，碧鸡坊在唐时是一个清静去处，唐末曾毁于战火，宋代重建后，其具体地址或有变迁，成为游赏佳处。妙胜院，似为禅院，不详其处。

② 王和先，生平不详。王灼有《王氏碧鸡园六首》咏其园中景物，可见是当地富厚之家。张齐望，生平无考，其身份家境应大致和王和先相类。

③ 该诗题作《戏王和先张齐望》，见《颐堂先生文集》卷2。四部丛刊本。

④ “今秋”，岳珍辨析上下文后，认为不可能在3月16日书已告成，却又在同年的秋天才开始整理编订。故此处应改为“去秋”、“昨秋”之类（《碧鸡漫志校正·碧鸡漫志序》“校记”第2页，巴蜀书社2000年7月版）。谢桃坊《王灼事迹考》一文中引用《碧鸡漫志序》时将“今秋”径改为“去秋”，并注曰：“原文为‘今秋’，末署‘己巳三月既望’，显然‘今秋’当是‘去秋’之误。该稿之修改整理自去年秋天开始，迄于己巳春三月完成。”（见《词学辨》第390、3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4月版）；却又在《读〈词话丛编〉札记》一文中认为“今秋”当是“今春”之误（《词学辨》第469页）。似“去秋”较合理。

⑤ “一时醉墨”，《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作“平昔残墨”。

⑥ 己巳，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既望，农历十六日。覃思斋，应为王灼的书房名。据此可以推测，王灼此书最后完成于遂宁老家。

【案语】

此序交代了全书开始写作至完稿的具体时间，创作、命名的缘起，以及写作的具体经过。在时间的表述上有致歧义之处，如“自夏涉秋”，究竟是乙丑年的夏秋，还是第二年（丙寅）的夏秋？从上下文语意推测，似指第二年的夏秋。那么，王灼并非从乙丑冬天开始写作此书，而是丙寅（1146）年夏秋间每次去王、张二家欣赏完声妓演唱后回到寓所，才开始动笔的。那么《碧鸡漫志》从“信笔以记”到最后完稿，应是从绍兴十六年（1146）至十九年（1149）。

其中“因旁缘是日歌曲，出所闻见。仍考历世习俗，追思平时论说，信笔以记”数句，说明他后三卷所考证的曲调主要是当时欣赏到的曲目，也证明他书中所论列的唐宋曲调，那时仍然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